

# 買票掙艱辛 返鄉路漫漫 廣東民工：再難也要回家

## 回家

### 三之一 廣東

1月14日16點，由深圳開出的K9084次列車即將發車，候車乘客開始變得興奮，並且打賭討論次日中午能否到家的問題。這趟列車由深圳發車，途經廣州，一路北上直達湖南邵陽。候車區的乘客絕大部分是來自湖南邵陽的農民工，隨著登車時間臨近，邵陽口音的交談聲越發高亢密集。41歲的孫澤玉也幸運地擠上了這一列車。南下廣東打工已14年的他，不管再苦再難，每年都堅持回家，「過年了，當然要回家」。

圖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沙飛、郭若溪 廣州、深圳報道



孫澤玉向記者展示他的車票。

孫澤玉家中還有老母親和小女兒，回家過年是天大的事。自從妻子去世後，他成為了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，從女兒的學雜費到家中一切都由他承擔。「雖然回家路很辛苦，開銷也很大，但過年能和家人在一起，甚麼都值得了！」

候鳥一樣的農民工，寒冬歸鄉春季還。每年過年前，包括廣州、深圳、東莞等珠三角火車站內外都聚集了大量候車回家的外省民工。他們不管回家路途如何艱辛，無論春運客流如何擁擠，都風雨無阻地堅持回家。對於大部分農民工來說，過年必須回家，因為家鄉有他們牽掛的妻兒父母。家庭團聚，是他們在外勞動的最大動力，讓一年的艱辛變得更有意義。

孫澤玉的家在湖南邵陽隆回縣灘頭鎮石門村，算得上比較貧窮的山區。他告訴記者，「村裡人口增加快，以前每人有7分的農田，2008年重新分配後變成了每人4分，靠種田收入根本養活不了全家。」為此，村裡的大部分青年都外出打工，平時村裡只剩老人和小孩。

### 月入3000 全家經濟支柱

由於村裡沒有小學，孫澤玉10歲的女兒每天步行2.5公里路到鎮裡上學，4年來一直如此。出於無法照顧女兒的自責，孫澤玉從未詢問過孩子的成績情況。「我欠她太多的照顧，如果成績不好，肯定是我的責任。」

值得高興的是，當地出臺新規定，要求學校必須安排校車接送路遠的學生上學放學。這對於女兒來說，每天將少走5公里路，但對於孫澤玉來說，卻是每月又增加了200元的開支。

從1997年起，當年未滿30歲的孫澤玉來到廣州，跟隨老鄉頭在建築工地「賣力氣掙飯吃」。後來通過介紹，來到惠州陳江鎮的一家磁鐵生產工廠上班。現在他每月收入有2,000元左右，趕上工廠活多的時候，每月收入能達到3,000元，孫澤玉對這樣的收入表示滿意。「在家種田，是不可能掙這麼多的。」

為了能買

到回家的火車票，孫澤玉早在一個月前就與工友制定了計劃，決定在春運車票開始發售的第一天就全力搶票。而結果也證明了孫澤玉的提早準備是明智的，一位上網熟練的工友第一天就幫他訂到了直達邵陽的車票，還是張坐票，這在孫澤玉看來簡直不可思議。

為此，這位工友被孫澤玉稱讚「神通廣大」，但接下來幾天這位「神通廣大」的工友顯然失靈了，任他如何擺弄那台有成功訂票經驗的電腦，也買不到一張車票。孫澤玉這張珍貴的硬座車票票價116元，他抱怨說車票漲價厲害，「去年才64塊錢」。

### 每年十幾天團聚 異常珍惜

除了一個破舊的行李箱，孫澤玉還帶了一個碩大的編織袋。他告訴記者，裡面裝着的是今年工廠年終抽獎的禮品，「這是一輛自行車，摺疊的。一等獎是一台數碼相機，我抽到的是二等獎。」但在孫澤玉看來，這比一等獎更好，因為這將是他出外打工以來送給女兒的最貴重禮物。雖然回家過年要花上一筆為數不小的開支，但對孫澤玉來說，春節期間能好好休息一下，又能和家人在一起，就算花多些錢也值得，「我們每年就只有這十天半月時間在家，我非常珍惜的。」

14年的務工生涯在孫澤玉的臉上留下了深深的皺紋，打工的道路還在繼續，回家的征途從未中斷。1月15日中午，記者接到孫澤玉打來電話，他告訴記者自己凌晨6點就到了邵陽站，午飯前已經順利到家。雖然一夜未眠，但電話裡聽不出孫澤玉絲毫倦意。他告訴記者，工廠初十（2月1日）開工，因此初八就要回來。對於那部單車，孫澤玉說：「我第一時間就安裝好了，女兒很喜歡！」

## 城市再好，不是家！

記者手記

在春運客流大潮中，農民工佔據了很大比例，他們用實際行動守護着「過年必須回家」這一中華傳統。在春運日均發送旅客過百萬的廣州火車站，候車廣場上擠滿了北去的農民工。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，幾乎所有的農民工都表示，不管再苦再累也要回家過年。農民工是城市中收入最少的群體，但也是最辛苦的體力勞動者。在他們看來，城市再好，也只是打工的地方，而不是家。在城市裡，可以掙錢可以工作，但都是為了家裡日子過得更好。春節臨近，在千里之外，慈母嬌妻發出歸家的召喚，那裡有溫暖，那裡才是家。在家裡可以享受溫暖與安詳，可以休整勞累的身體與寂寞的心靈。回家是一次「充電」，讓農民工兄弟抵禦來年在他鄉的各種心酸勞累。



廣州火車站春運期間擠滿大量返鄉農民工。

## 中轉三趟「曲線返鄉」

天色漸漸泛白，蜷縮在深圳龍崗區福永鎮永康火車票點門口的張景太又一次被凍醒，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看了下懷裡手機上的時間，已是凌晨5點了。逐一叫醒工友後，張景太開始了第二天的排隊買票日，能買到一張開往河南信陽的車票是他熬夜多日的最終目標。

年逾40的張景太在龍崗一個工地當建築工人，在家排行老大，弟弟妹妹也都在廣東打工。在深圳務工6年，年年都為一張春運火車票發愁。連續排隊2天都沒買到回家的車票，「今年電話訂票和網絡訂票的預售期都比售票口的多了2天，無形中加重買票的困難。」張景太認為，代售點的票源終究不足，他決

定直接到深圳火車站碰碰運氣。

### 冷夜蜷縮售票點

幸運還是眷顧了這一行人，8日早上10點，在經歷了3個小時龍長隊，張景太買到了三張北上的火車票，但不是直達信陽，而是終點到麻城的「半截票」。他說，到信陽的票賣完了，只想馬上離開深圳，再也不想繼續熬夜排隊買票。「今年是第一次買半程票，雖然不確定麻城有火車回信陽，但至少還有大巴。寧願守在離家近的地方熬夜，也不守在深圳了。」

同行的工友戴先生也表示贊同，在他們看來多留一晚就要多花一天的費用。



河南農民工張景太和工友排隊2日仍未買到直達車。

「今年老闆業績好，比去年提早了10多天收工。」戴先生說，自己買的這趟「加班車兼慢車」光到麻城就要20小時，9日晚上還要在麻城過一夜，搭10日凌晨的第一班3小時車才能回信陽，到了信陽後，還要轉大巴才能回到家中。整個過程要多折騰一整天。即便如此，張景太還是認為「非常划算」。

## 思鄉心切 寧棄獎金



老程就已決定今年無論如何都要踏上返鄉的列車，回家團聚。

老程說，原本是打算元旦放假就走的，工廠老闆也同意放人，並稱不會扣工資和年底500元獎金，等到真正提交請假單時，老闆又稱工廠正缺人，如果再有幾個人請假，整個工廠都可能停止運行，只同意18日才能離廠，否則工錢和獎金都沒有。

「年年春節加班，辛苦這麼長時間到頭來還是不能早回家。原本想着要不就拿不到工錢再回家算了，但往家打了個電話聽到兒子的聲音後，實在是等不及了。」老程說，就是領不到工錢和獎金，也要回家過年。「我太想家裡人了，我現在才覺得，回家過年看父母和妻兒比甚麼都重要。錢花完了，我過年再來賺，再來認真工作。以後要爭取每年過年都能回去看望父母和老婆孩子。」

老程說，以前購票沒有實行實名制，只要願意多出30-50元的費用就能買到一張高價票，而現在卻是有錢也難買一張回家票。今年提前回家也只買到一張慢車加班車車票，比平日要晚近6小時才能到家，「不管快慢，只要能回到家，其他的任何困難都能解決，也都不成問題。」

## 專家：網售車票不應「獨家」

中國春運南北人口大遷徙已被戲稱為是當代中國的一個奇特現象。深圳行政學院譚剛認為，這是中國當代城市化進程中的客觀現象，只有讓農民工在打工的當地「市民化」，真正融入所在的城市，被吸收到當地的市民，春運大遷徙人才會有所減少，城市化進程才能繼續向前推進。

譚剛表示，農民工「市民化」因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的問題，亦非是在短時間內能夠做到的。目前只能不斷改進與春運相關的配套措施，才能在短期內取得成效，畢竟春運返鄉是一個傳統習慣。譬如可提高鐵路的運營能力、實行行業錯峰放假制度以及完善購票技術漏洞，可增加更多的社會團體對火車票進行網上分銷，而不是一家購票網站獨大等。

## 只求回家 不懼10小時車程站立

「到長沙的臥鋪和硬座已經沒了，站票還有。要嗎？」「站票？……好呀！只要能回家就行，要四張！」「350元。」從售票窗口拿到四張粉紅色的K9018次車票，向先生充滿紅血絲的眼裡終於露出一絲喜悅，「都怪我不會網上訂票，要不也不至於如此。但不管怎樣，能按

原計劃時間到家就行，得馬上給兒子買個摺疊小凳子，10個小時的過夜車，全站着可怎麼熬啊！」

### 不懂網絡訂票吃虧

向先生說，原以為網上買票應該很方便的，可誰知連續嘗試了2天，都無法成功購買，眼看着春節日子一天天臨近，心也不由得慌亂起來。網購第3日，在弟弟的幫助下，終於訂下了4張坐票。以為能順利回家的向先生趕緊跑到代售點取票，卻被告知無法查詢到訂票信息。細問之下，向先生才知道，原來網絡訂票還要開通網上銀行，自己卻以為網上訂票後到現場付錢就行了。

網絡訂票的新購票方式讓向先生吃了個大虧，買不到票的他不敢回住處，在深圳火車站附近晃悠了一個下午後決定通宵排隊。向先生說，自己和弟弟有沒有座位沒有關係，只要能上車就可以了，但想買個下鋪給妻兒。「等待售票窗口開始售票的時候，1秒鐘都過得像1小時。第一天排到的時候沒票，第二天排到的時候有軟臥票，可是買不起。」向先生說，當時自己幾乎都要絕望了。向先生告訴記者，「在深圳打工非常辛苦，沒幾個工人能把深圳當成家。」前年為了能為兒子多賺點學費，幾乎整個春節都在加班，去年沒買到票就沒有回家，今年無論如何都要回家了。」



向先生一家四口。



廣州火車站，一位媽媽緊緊摟住孩子，等待丈夫買票歸來。